

志齋集卷之十四

序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閔前
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對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
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
間列于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于田而俟其有秋
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
敏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
相之也天教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

於朝群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
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
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
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
判王子術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
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秀者得士

於朝群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
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
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
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
判王子術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
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秀者得士
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於四方垂於後世
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
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外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
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尔夫君子之所學

以為崇文祇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
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
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
文御史佐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
院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
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
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
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
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
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
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
空虛而不能為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
于前皇上嗣之尊者文教而士競勸得才視昔有如其
為萬世計可謂至矣特見仁人君子為時並出輔成寬大
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傳祚于無窮詎不盛哉越撲
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經紀四方聖德固
有之矣南山有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
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湯氏望雲圖序

天之於人不能以皆全故人之情不能盡獲其所願賢哲

以為父母人之所願也而大舜仲子不能有得焉有父母而壽考人之所願也孔子少孤孟子之喪父不能有得焉父母俱存而已得祿賜以為養亦人之所願也顏子曾參之厄於窶貧不能以遂其志為幸而有祿則委質以事君欲晨昏承事乎左右又有不可得者鵠羽之所嘆陟岵之所陳皆以不違養父母而悲古之賢者苟以身許國則孰能周旋乎堂寢之上而無違親之戚也哉故人之願者父母賢而壽考已享富貴而不離乎親側而自古聖賢有所不能全世之君子於聖賢之所不能全者乃或得其一二焉則豈非所遇之至幸者乎永嘉湯侯正傳世為平陽士

族其父慶士篤學行義為閭里聞人與母夫人皆壽考康寧為人子者莫不羨之而正傳以美才能文由庠序諸生入朝登御史府擢為河南提刑僉事官榮而祿厚足以養親為人父者莫不指以勵其子天之於正傳可謂幾乎全矣正傳猶謂官所去家數千里父母樂乎故鄉林泉禽魚之羨不忍舍而來而身縻王事靡或少懈不敢言歸養或按歷于外或燕處一室念唐狄文惠公望雲之語輒徘徊顧瞻不能自釋因為望雲之圖會予道大梁屬筆序其事予早失二親長而無以致吾孝於正傳之獲所願為之喜幸而羨慕之不服尚何以為正傳告哉雖然仕而違親信

不能無思矣而聖賢之所謂孝者非特以其不去親側也亦曰敬身慎行以慰悅其心立德樹功以光顯其名推父母之所欲為者達之于天下而巳尔處士公懷抱長材而不少試正傳糾正大藩綽有令譽其自樹立甚偉吾意處士公聞之必欣喜自慰以為有子則夫孝親之道庸不在是乎予家去平陽甚近幸見正傳他日宦成名者獲請于朝而歸為親壽予尚當舉觴為湯氏父子賀而慶其得乎天者之獨全其必有日矣

送河南僉事湯侯序

天佑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悠久之業必生奇才異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成端指麾而庶事畢治故漢之興或出於刀筆而為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為之定禮儀或拔於行伍而為之申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為之明一代之制而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不理者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才宜其難遇也而真主一出群英翊興隨其所向靡不如意豈人謀之所能及哉謂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文獻殫耗皇上臨御蕩滌滌惰驕作新士氣廣天學以育俊茂未幾才能之士充溢四海居弼贊之任則著慎密忠敏之績列糾正之位則有明肅公廉之聲往

皆如夙成穎然絕出于時以致當世之治苟以為問學積累之素則人力不能若是之速也庸非天之所相乎予比年往還河南聞士民稱按察僉事永嘉湯公正傳之賢其達於體要也宿儒舊耆有所不能逮熟於情偽也銖銖兩黠有所不能逃遇事敏決而應機立斷執理堅確而奮起勇決居官三年吏畏而民悅之闔境數千里之地莫不稱其美而想慕其為人而正傳年甫三十耳其於政事果孰傳而孰授之也哉疑也而若或悟之為也而若或輔之思慮之所營耳目之所察皆若有物以默贊之者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非邪夫才之難也久矣吾丘壽三

年能文而治民無稱黃霸長於治部而相業不顯工於此者多短於彼優為一職者大休或病焉此全才卓識所以難乎其人也今正傳之賢固非壽王輩所能及行將以治績受寵擢居大位益務寬厚之量敦誠明之學以古大臣之業自勉使今之行乎河南者他日見于天下而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於正傳有述焉非大丈夫之志願哉予於正傳所居為隣郡所業為同道與之言論志趣又有同者於其孝績于朝者不獨稱其美而以遠者大者望之非私正傳也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

贈河南王僉事序

遇時而得位者衆人之所慕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有位而澤加于民志伸於時上有以得乎君次有以顯乎親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人孰不居乎位也而位之可以行志者鮮位可以行志矣患乎才之不充才足可為矣患乎道不足信乎上此士之樂難乎其全也抱有為之才居可為之位而受知聖明以光耀于天下王侯履道其入乎履道由傳士弟子員自西蜀來京師不數歲擢僉河南按察司事行部于外勸學禮士持葢擊強撻發偽媮成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咸大畏服會縣長吏有不法俱履道按之歛民金錢欲賂其左右履道以狀聞天子嘉嘆稱善下璽書遣使者賜衣履錢幣所以褒予者甚盛於是履道之名赫然聞于朝廷而播于四方是時履道春秋尚富居河南已三年太夫人就養官所僚佐奉觴為壽共嘆其為賢子夫人亦欣焉為之飲食盡歡履道於是乎為可樂矣雖然君子之樂非特歡樂乎已必欲推之於人使之有以同吾樂也故已有善則思天下之人皆善已獲所願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夫豈徒榮一身也哉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如飢渴褒嘉良臣以風厲群下望於履道者蓋有在其尚無以所至為已足而益思推所樂以及人以報天子之厚恩詩不云乎為君子使媚于天子又不云乎為君子

使媚于庶人此士之所以為可樂而能全者乎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盛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為卒者不假味於甘為甘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栢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如梓而同至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莫知其所以由夫是之謂能化古今之於學其於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乎斯理而致其成守其恆者為善人達其奧者為君子而造其極者為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智浩乎不見其窮道術確乎不為習俗所變未有假習陳言故迹而成事功者故聖人之於事有所不為而所為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得經之理誦而習之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恍乎目而不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物於富人之家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為已用故有所為必勞勤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者無其術養之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任之興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其自得之效數年以

前詔以今歲大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寇帶而集者以千百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年富而氣溫奮乎學而聞於人者已久其所能衆人知之而其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于有司出而用於世茲其漸矣景琰其為善人以進德乎為君子以化民淳俗乎抑為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訓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御賜廣揚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度日月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知其明聖人之盛德其高深博大茫乎不可以私智揣度也苟非因其慶賞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屬何由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為治者戰伐之世多輕文吏安平之時多疎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理有不宜然者今天子以神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用各盡其材於封疆介冑之臣宏謨偉烈拔乎千載之上者待以恩禮未嘗少忘洪武十八年秋致月廣揚衛指揮臣方某有宿衛勞出內廐五花馬賜之在廷羣臣咸咨嗟感激或發乎咏歌宣侈上恩以為方氏克榮是歲廣揚季弟以事還台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寸

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祿之置之左右比諸心膂舊臣天
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有此賜顧吾兄弟其何以堪乃
傳言山中俾某為之序其事以示子孫于無窮某於廣揚
雖未之識然以 聖天子寵錫之隆而推之其致此者蓋
必有道矣古之賢將治身之道雖非一端然在內而使人
君親之以為安在外而使國家倚之以為重至於後昆而
承其遺澤而與國同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以格乎天
人其曷能臻此哉某昔於京師聞人言廣揚敦碩畏慎而
其季子好學有文繼今益自奮勵殫厥心力處輦轂之下
則忠盡忠守疆宇于外則思愛民以承祿位于悠久方氏
之澤其有女乎在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之來
蓋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臧廣揚昆
弟其尚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 天子之寵命哉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為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為一
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
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
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
所營為恒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以
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為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

可委諸天命晉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畧語其子孫
以為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
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為國謀計而日食萬錢
善為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沒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
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略皆何曾之所咲而大夫士
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
明譜牒叙長幼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
罪于天備此則存廢此則止此人之所識也而為家者鮮
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
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
者則棄而不省以為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為嗟乎夫
豈知禮義不脩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
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
操而質性敦厚平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
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為相與作祠堂以奉
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厚嘗以譜
牒未備令子弟考質而為之且屬予敘其首予謂童君可
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為患常始於乖爭而乖忤之端在乎
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為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
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由孫而至於曾玄則愈遠矣而况

由曾玄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為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為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為難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斯億之矣夫者非他也吾心之理也茲理也聖由是而聖賢由是而賢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為天下建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乎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如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予言而童君之美與其兩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為之言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辨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為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為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蕃檣賈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間

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奧密視諸邑為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適當端平成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為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堂屋之棖楠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門下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規縣為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為族既大而不可復輟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諫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為書徵余為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為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俗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奪于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况於家族乎葛

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為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為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入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于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為或勢可以為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序然貧能相收患能相卹寒相助而死相葬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呼王政之廢與豈細故也哉當其行也能使至疎者聚而為膠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為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

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善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
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為士者難於
先王之時也象山謝德祚氏士之有志者也嘗為薦者出
為南陵丞以歸其先由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閔其宗族傳
序久遠子姓衆多而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渙散而不可
合於是上自始遷之祖下逮其子孫凡十三世譜其名字
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為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
至相陵相棄以同於途人既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
為寧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
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苟尊矣雖少不敢忽苟族矣雖貧
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為德祚非特能為譜也必
能睦其族子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
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祖
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聯
之以譜謀糾之以禮文歲時為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
匡其失調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
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
其身而不遺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
志而能備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脩譜而先王之法意存
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為天下勸者也

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
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為人有壺視天地囊括
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
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
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刺酷虐故其文繳
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
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率乎如恒
華浩乎如河江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
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容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
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
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齷齪自信木訥
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慙愿模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
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
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為雕刻其道
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為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
退之後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
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為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
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為人精敏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
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

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
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為斬絕詭恠之狀而穆之有
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為
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
子固儼尔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
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為文陳全甫以縱橫之
學為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
元與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為世所稱者曰姚寬
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成儀左右佩玉
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頎嶷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
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
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
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
宏奧玄深之識發而為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
戰百勝志不少懈如列子御風翩然蹇舉不沾塵土用鳴
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
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
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
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
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

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為文長故為尔不同哉其形人、殊聲音咲貌入、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為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獨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挾恠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為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脩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為明道文與道割裂為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為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為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為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句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疎爽類陶元亮善持

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之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其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其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尚之既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舉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曷為而致哉蓋其脩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手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辨慧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驎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覩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辨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為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為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嗤鄙笑侮之者衆矣况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

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猷為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者，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為人，舉其姓字無智愚賢否，長少無有不嘆息贊譽以為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于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為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為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脩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為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于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遠乎時，不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

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耻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
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
用世之心是謂之猶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
二者皆非也而猶為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
有天下者命之曰隱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
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己之有無每以隱自名
飾其文辭藝能而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
及其既得則陽辭詭遜以為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
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
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
心視外物如蚊翼蠅喙方以及其身為累安肯以是役其
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
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遜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
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
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恒人未嘗敢忽之浦陽鄭君仲載為
余稱會稽劉君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
其間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之乎
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
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不識子真者未必不卒徒視之也謂
子真非隱者可乎事有跡甚顯而心不同有不求甚似而

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此
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慕子真蓋皆
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
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也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寬政數十
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膏慶是秋禾大熟
民愈悅懌中康外熙鑄于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
仲自金華來舍于浦江黃氏翌日辛亥某往見又翌日壬
子黃氏之長資善與客遊于舍北溪上張飲于西泝觴豆

惟蠲疏旅以時酒行不亟談說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
雲容水態滌人心目賓主相樂甚甚持觴屬資善曰君
知所由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獲周旋於尊俎之間
敢不拜既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
之內吾聞闡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
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盜伏于奧奴隸聞于廡能獨
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地民各順
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
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
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

某退為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
至五百言請公申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黃氏歲之公字
平仲黃氏之長曰資善其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
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為之先
孰息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為不善不善
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為譜以聯其族謁始
遷之墓以繫其心 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
吉會族以有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

會族而書其行以為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
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卹也
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
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况有位者乎不難
於變天下之俗况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為有位者
宜其易化然而莫為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
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
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為
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
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也使遠而後世眾而族人皆如公

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為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譖乎某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前者鄭氏之侯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遂清即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

潭遊魚上下相追逐可玩余立視

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為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砾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為而耳亦忘其為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况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之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為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

甚收鄂請聯句余吟首三句收度喜繼之燭至收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過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為雨真至也以手承簷雷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收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于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既老著書辨黜昔之論醫者其說以為雖扁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非子有志也道術之傳豈有古今哉智者知之衆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衆人而視知者雖同時猶莫能及况古人乎由智者而視才之用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之千百載未必無善於今之人者也顧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敢及與聖人並時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惟視善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不知道聞其出於古則以為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今則以為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為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採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匡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墻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為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

之失懼人謂吾為僭也卒未敢為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
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
乎醫術余雖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
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
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
哭以為靡腫跋盭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
預知之乎誼之術雖不即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
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矣
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能而善論
大事語多驚人苟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
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
不可以今古論也

序

贈金溪吳仲實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為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為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為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為儒問其所宗則以為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浚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

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為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異道耶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何為也聖人思已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為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翳其耳目而不信而僥幸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為墨楊者不諱其名為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為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噉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為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

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為學甚富其為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為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為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

送平元亮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矣之人論每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為畧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貌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狗道而狗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

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為慢辭不治則人以為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辯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為刺譏正言則以為擊排志乎道則嘗以為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為誕師以是為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為嫌而不為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為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求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平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

論文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撰其遺文為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于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為私乎親又不果為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于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為過言而

不當由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黃憲比顏子王安石以楊雄為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內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垂及猶怆怆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于心豈以志之得失為幸不幸哉夫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採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為學至於仕自冠至于服官政不斯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蓋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為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擬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于後世也

合溪會飲詩後序

余與眉山蘇公會飲浦江黃氏舍北之合溪既已各賦詩相倡和得若干篇系之曰民不難治也利之則舒休之則愉舒且愉則樂生而親上頌羨歎咏以達其情雖強之使怨刺不從也後世為治者不深惟其故以為民性喜訕而好訐持之使不能樂其善於是政戾於上而民怨於下雖有法以禁之終不得而盡禁也非其失其道耶今國家越十有三年而免其田租赦其罪戾其利而休之者未數也而吾徒之獲優游飲食於溪山之間者已不能自默而歸德于上孰謂民好怨非哉斯會也超然適於無事可樂矣

既樂而能發為歌詩以達其志尤可樂也而吾徒之所樂者皆不在此獨幸天下將治使斯民舉得樂生順性如吾今日之遊斯則吾之所望也在上之人圖利安之具甚悉政教成而風俗美焉知不自今始乎然則考治功者將於吾詩有徵焉豈可廢哉故具錄所作并和者為一卷歸諸黃氏蓋治世之音也與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為貴也而不知其所由貴苟徒以祿爵加人而不脩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為貴也人之所貴乎仕蓋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無所怍於心雖

抱關擊柝之微賁孰尚焉道不足而位有餘君子之所深耻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才而知道者難遇也劉侯其庶幾乎劉侯為今象山三年以民情為賞罰而不參以私視富貧為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始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敢稱其官其意以為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為今其可貴者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誹其上斥之為狡童比之為碩鼠又何其薄甚矣哉今侯之治民既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其官稱之况肯有他哉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特侯之治民為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安得不稱之乎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為尤甚古之詩其為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興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為高或以繁艷為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

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間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嗜橘柚粗梨者然飢則必飯稍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舌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慎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饜焉則得之矣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著姓其在大末者爲尤著大末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脩其譜不廢 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王爲諸侯未嘗受命仁義脩於躬而隣國之君皆甘心北面事之及見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太王文王之風焉

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為諸侯者以千數
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
湮滅者何限惟為善乃足傳于後世偃王雖不王其遺厥
後者六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
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
之顏氏曾氏咸慕而祖之以夸於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
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死猶為萬世所慕不
特偃王為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不思勉哉君
子澤垂後者有時而既偃王去今三千餘年矣其不可恃
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

行其官如此則善為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
如偃王何哉

宋氏傳芳錄序

傳芳錄者金華宋氏之所撰也宋氏之顯始於太史公當
國朝之初太史公以道德文章事上凡二十年乃以學士
承旨于翰林于時上方定制度崇儒術而太史公實執
筆為天下諸儒首外夷遠國聞其名而慕海內之士以
文為法而上方待公甚至錫燕侍坐無虛日賜以廐
寵以文辭既而召官其子孫進贈其祖考而休公于家
詔勅詩褒予問勞連歲疊見而凡公卿大夫預聞公之事

者皆不能已於辭積成卷軸於是公門人輯而撰之以若
千卷而恭書御製諸文于首篇示尊不敢褻也或者竊疑
之以爲君子之傳於後世者或以功德或以文章皆嘗乎
自致耳未嘗假諸人也假諸人而後傳者出於不得已者
也今太史公以直道厚德左右人主功施乎朝廷事昭乎
簡冊而文章之傳與諸子並用其流若於來世者較然不
可誣矣奚俟此書而後傳哉某曰不然此公所以過乎人
也古之人惟其操不自足之心以待其身故德彌至而心
彌下才彌高而志彌專事業滿宇宙而不以爲功聲名傳
衆庶而若不與乎已卒之辭讓愈久而勲績愈隆退避愈
深而聲名愈著非若自信太過者之淺淺也以太史公之
心使其位得以平治當世名可以追侔聖賢猶將歎然而
不居况肯自恃其文章之傳乎何恠其若有俟於此書也
雖然人有以得乎時而加顯者矣文有因乎人而賴以傳
者矣要之公名與天地同爲無極固不俟乎此書而此書
也安知不以公而傳也耶

曹氏家乘序

後世之不如古也多矣古之人所汲汲者世俗之所共棄
而世俗之力行而不懈者皆古人之所不屑爲豈人性異
於古人哉化之不以道教之無其師而民無所法守也斯

民之所恃以生者稻米布帛牛羊魚鱉藥物之品所賴以
用者金石木土火宮室器械之屬得之則無寒餒之苦失
之則瀕於死亡其為事至切也然則聖人為政之序終不
以此為足而必先於正德寧獨不知緩急之宜哉蓋養民
之政不脩其害不過於死亡不先正其德則父子兄弟之
道熄而與禽獸無別矣此古之為治者所汲汲也正德之
事衆矣今皆亡之惟學尚存而遺法善政已棄不講有志
之士所賴以維其族屬聯其親戚者特譜諫之法可脩耳
燔已刑之足骨燼而色不變灼艾於肢則蹙額以呻均之
肢躄也奚效之異哉離與屬使然也譜諫者君子所以合

千百於一身聚久疏之人而使相思

思疑當作親

睦之具也故

古者重之而世俗皆忽而不講於是民德滋薄矣自非好
古之士孰能趨世俗之所棄忽而為之哉東陽之曹氏其
先有碣者唐末自永嘉平陽來遷所居地曰清塘越十餘
世益蕃而離或徙同邑之南湖或徙錢塘而遷餘杭所至
成巨族十七世孫陸恐其族大而情乖也乃為書以著其
世次之詳其 其事其所為去世俗遠矣哉先王之化民
非能身教之也示之以路而已若陸之所為固化民之路
也使人人皆由是以行俗有不美者乎夫為一事而足以
化俗君子之所稱也余故道其意使好古者得取法焉

送凌君入太學序

為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為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為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焉以為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為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士則以為分之宜得處卑則覲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峴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為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為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眾而難為惟其眾也故仕者自意雖有善

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由是多毀茂廉隅與俗相媮汨
上下惟其難為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冀得盈歲月即
棄去不省是以庶職多不脩關市之官卑而尤衆者也其
不脩為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
子之仕為有崇卑難易哉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
固不暇計苟濟人知而為善則為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為
也觀乎居大位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
有志者能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關市於蘭谿
三年恒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
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為治使有
位者皆務脩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之道明焉
耳若劉君之為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方以治功望於
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君之行徵之

華川集後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天
台方孝孺為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為若干卷序之
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
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登
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
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

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
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
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為尤遠耶
不然得所欲以夸世者盈海內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
元之季世嘗持所為入燕都竒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
困悴而歸今 上有天下先生嘗用矣既而出佐遠郡召
入脩元史為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
詔之南夷竟留未遣國家遐蒐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
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為先生
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
嗇于後厄於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
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
而侮訕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
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况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
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黃
文獻公晚自肆為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
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
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

下未靖時舉南粵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戈全其富庶乃嘉寵公錫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莫敢犯而所為皆本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其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固已知公之必有後而聞奉先之賢及其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粵來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如江出巫峽而東馳壯馬脫銜而驟於曠野也如髮初櫛而承之以手蘭淪盆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恢乎如鋸斷木秩乎如繩貫珠而之也其益大駭

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為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粵時嘗即惠州豐湖之濱為書室日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為詩稱其善詩已聯為巨卷子為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者在是也生乎富貴而好禮聖人為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况今遠聖人二千載惠距聖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沈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鬱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善格於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美聖人取而著于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

洋溢宇內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為觀美而已哉

送梁宏省親還廣東序

水不必皆產於秦華求其足用而已玉不必皆出於荆藍惟其可寶而已材能之士何必皆齊魯韓魏之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內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鄰里之人猶且相猜烏足為治乎昔嘗稱南士輕剽不可當大事此一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為宰相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贄吳人九齡南粵人也宋之盛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吳越間其後立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世之取法以為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南士言治道之盛者莫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內之人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

而自私之人猶竊竊相訾不置何其甚感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為賢愚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內視四海皆其闡闡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群兒相詈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焉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讜之聲處乎大位則政脩而事治論者之喙將自息矣何以空言為乎太學梁君南粵人也入學二年具師材之其友敬之其將歸觀其親其鄉之人蒙由道來言吾故以南士之說贈之

送孔教諭往曲阜謁墓序

古所謂世家者非必世積貴富之謂也能世其德焉耳不

能世其德雖貴如趙孟富如季孫吾猶謂之辱其先也苟能遵之雖賤如原憲貧如顏淵至今仰之如星日孰得而及之乎吾以是知為子孫者至難也為常人之子孫難矣未若為賢者子孫之難也為賢者之子孫難矣未若為聖人之子孫為尤難也何者其先愈大人望之愈深故為其後者愈不易也常布之家稍能自樹人必稱之曰其先未嘗有若斯者也是可謂賢矣賢者之家其子雖過於人人必曰是夫雖良未若其祖也又曰是夫雖良於道有未知也於禮有所未習也一有遺失則人群指而議之以為不肖人矣是不亦難矣乎賢者尚然而况於聖人之後乎群

聖人且不易况吾孔子為綱常之極禮義之宗者人之望之不尤深矣乎此予於士安之往乎曲阜不能無言也士安為孔子五十六世裔孫後更多故未居婺之永康已數世矣而業其家學不墜士安又以文行貢銓曹選為某邑教諭有名于時自常人言之可謂賢矣予欲其進於道而無忝於聖人也故復以云士安至曲阜進謁聖人之墓退見宗兄衍聖公士行暨諸宗人幸為我謝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雖然吾言直矣非聖人之子孫孰能然乎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

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為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息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眾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鄰于難雖善其辭今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為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國喪家之憤而自為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

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於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為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為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孔掃而平黠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

是國事讎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忘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為壯夫及其氣衰志懾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耻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為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

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此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于江南婺去國都為甚迹其地寬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婺家焉于時婺之俗比他郡為最義為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尚廉潔而崇氣節脩譜牒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于失國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徇于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太史公于

京師心樂焉以為不愧乎宋之士考其所為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深知公之為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于公者多矣智足以知公者蓋眾求其內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彥誠質厚而志薦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閱其貧謀于縣人合數十絡賸之却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太史公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蜀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以是知彥誠過於恒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侈論莫不重自許或詆之為恒人必怫然怒及臨

財利遭变故能少異於恒人者寡矣此宋之士所以為難
能余於太史公而益信考誠之善學也考誠他日脩其家
譜示余知其先在宋為儒家而考誠欲予序以告其族人
余言不足為吳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考誠志行之大
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
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地之氣也
人之性天地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地何
異乎人感乎此而謬迷其反二矣能以誠

感則寧有不應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氏為尤信呂君繼

道為浙江鹽運使特為予言其先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

事親至孝而好黃老遂於神之及先句逐疑於神之及先此親

沒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却酒肉不御每旦將豆

籩具果蔬藝香籲天徹冥祐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旦

汲井以滌時盛冬冰冱有金色魚者三躍入汲器中信夫

異之持歸盛以罌在寘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携來觀者

充其庭皆揖信夫而揚言曰今茲大寒魚潛不見操呂網

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而得之豈非天以賜信

夫之盡孝乎且夫金魚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

其有興者乎於是又皆揖而賀信夫却立而拱曰吾安能
孝子之道未盡吾安敢言孝苟以為天之所賜茲不敢承
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虔事天之禮又七十而後卒祭其
鄉人呂山見之於上真觀之門衣冠偉甚若神僊人已而
過問信夫死矣繼道果以

常鄉吏部以書轉僉北平

按察司事以至于今階入三品黃金橫帶為時能臣由是
其事傳於四方士大夫咸詠歌之而嗟異之嗟乎此何足
異乎信夫以孝事親誠格乎天而天以魚旌之能養神而
神全不散死而人或其見二前志以又奚異乎金繼道之
顯融固宜也以魚之數占之顯者殆三人乎繼道其一矣
在其子與其孫蓋未已也昔者卜氏序之詩曰潔白令其
詩雖止而賴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余竊取
是義而序呂氏孝感之詩具論其事使觀者未見篇什而
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
作者之自取焉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
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
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為聲音毛質或騫而飛或安而行
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

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潰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
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
者聖人養而至於純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
和陰陽下之育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
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
患難而不憚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
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蛇梟
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
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脩而禮樂作及周之衰
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為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

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
能用則著為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
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
養或善養而不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
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
舒賈誼司馬遷楊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
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周程
張邵朱子皆以是闢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
關邪說而驅之完群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
歐陽脩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怪之文其後文天祥復以

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
哉信乎不可不作是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
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
知其誰也吾嘗以為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
恣橫而道無由施竊欲排群言而一反之闡孔孟之道於
今世而聞者交謂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為然士淵能文章
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乎命也嗚
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之而已養之誠
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而垂乎後亦天也吾
其違哉于人其違吾乎哉

此句疑有闕誤
勿文不敢強校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共里閉聯姻戚而相恤者常人之所能勉居異郡生異族
而知相拯者惟君子能之自為孩提而識其面見吾父兄
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旦遇患難不忍而恤之
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也長而不與之交也自非志意
之相同道術之相感烏能相恤而不厭哉今天子聚天
下之才於大學而教之四方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
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多病一蒼頭侍其行亦老矣去年
士淵疾作數月殆甚既而其蒼頭亦病體弱幾無所仰
其同舍會稽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飢飽安否烹藥進

食時其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即持汲器以往或欲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今年予訪士淵於京師士淵爲酒飲我文舉爲之具殺蔬持觴起勸客坐士淵下如事其兄然余屬目視良久以問士淵士淵以告曰吾與文舉素無平生歡而文舉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舉將歸省其親願子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舉之爲君子也古之君子視四海如其戶限觀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爲他人故居乎鄉則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

視其親戚且有垂背之心况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持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材爲時所稱祿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且爲之矣况於易者乎其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能者告其父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祝彥芳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

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脩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辯臧否誠古所未有也是以其時守職之官非精彊敏給有兼人之材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祝君彥方自國初兵革未靖即受命食祿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為詩美之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于家也復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于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祝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在所書乎

送危泰生序

臨海危君孟暘代其父翰作以死其弟國子生泰生請傳于太史公歛其首歸葬泰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泰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平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內朝夕焉以問其飽飢寒暑跪拜獻薦以致其歡忻而解其悲戚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

民之幸者以方孚孟暘遭罹患苦以死固為不幸也然今人之得此者亦有矣而雜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閭史者且不能致况列於史官今孟暘獨有得乎此矣而謂之不幸然則泰生勿以深悲也且士之志上者在道德次者在勲業下者在利祿勲業非侔高不足為則世之仕者特利祿耳使泰生即得之不足為喜今舍此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旨徧覽古今之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原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人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侈乎而何以瑣瑣之失為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在乎命而已孟暘之死命也泰生之不過亦命也命出乎天天其由人乎哉泰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識此矣郭君曰子之言非特可以慰泰生且可慰其兄非特可以慰其兄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為贈

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暘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受學於今太史公為子弟由齊王府伴讀拜監察御史為良法官既而出為北平遵化縣主簿人或謂叔暘名胄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為斯職地遠且界邊大雪烈風薄冬凌春黃沙日夜飄擊街巷咫尺不可辯其氣苦寒其民被狐貉

羶裘以居其俗剛愎不可以儒治而叔賜自南之北服食
與其水土乖固不便况簿居令丞下勢卑尤難為莫不為
叔賜憂余曰此雖愛叔賜而云非知叔賜者也夫君子異
於衆人者幾何處華顯策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祿能安之
而不憂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
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為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顏面坦
然以為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子之所樂
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置之於中國之外
措之於編民之列猶欲欣欣而不變况有祿食為王官乎
夫仕固有崇卑顧為之何如耳為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
無位也為之誠以道雖抱關之賤猶傳于後世况有人民
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窮乎下
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者乎亦人之自為有
以致之耳以叔賜之才其所視以為輕重者宜如何而奚
以是為戚哉於是論者然余言請以為叔賜贈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于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
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
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丞曲阜葉君孔昭知嘉
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

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
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
為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
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
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間目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
聞文章道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
頷西顧歎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為
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由而見之手今年予偶來京師鄭
君適自陝至會于逆旅既為禮相勞苦即問舊交所在數
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

以還為眾所推譽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強敏
以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
和惠之儒者眾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為
政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
詩者多歌頌之子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已過數十
輩矣奚待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為以刑
不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以
化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為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豈特可
為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遵大體擗撫細故以
為明深文重刑以為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正其視葉君

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為縣而治矣由是而進乎其大者願
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其將在茲乎予
雖賤敢為葉君慶且以識吾私焉

卷之十六

序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
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
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
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
夷二老以為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
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
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

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為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
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
及物常在乎事為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
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
子房世祖之於卓茂舉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群臣之
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
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
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
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高皇帝
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

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 上甚喜俾授 太子經
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為言是時群雄多嗜殺好
貨獨 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
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 上方稽古以新一
代之耳目正彛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
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嘗為國子
司業晚為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 皇太子
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
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
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

則朝廷遠而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為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脩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羨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為功此公所以為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為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為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為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

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為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為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燿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為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為之請曰子常愛是子也以為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

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口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為人矣而古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為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為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已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士若高柴原憲愿潔慤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已者未至也然離開

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為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于中而形于外故教可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為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為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恒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絜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為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

家之法人以為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
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愚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
正月既望撰

黃仲儀仲顏字序

眉山蘇先生字浦江黃君憲曰仲儀為辭以祝之其說既
大矣而復請於予予固以不佞辭仲儀女兄之夫鄭君叔
度力為言且曰先生之先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
是固有一人二字者矣子字而申言之不亦可乎余重
字之曰仲顏而告之曰子嘗見射者乎虎熊豹犴之戾陳
于前射者之志各有所存焉志之所存目存之手存之身

之為勢又存之其志在乎豹去乎豹者鮮矣必不中乎犴
也志存乎虎去乎虎者鮮矣必不中乎熊之側也茫茫然
無所定志極乎高遠而射之則終於不中而已矣聖賢之
為學亦然古人之善雖無所不學而取法於古人則各有
志焉周公舍武王而師文王孟子舍曾子子思而學孔子
言之所別者文王孔子也行之所效者文王孔子也日之
所習夕之所思者舍文王孔子無所用其心故周公之道
與文王類而孟子謂予為聖人之徒使一聖一賢不各師
所可師而徒焉慕乎古之聖人其志雖高而於成功也難
矣今之學者其質非皆不若古人也其不足為聖賢之徒

者知好古而不能取法也漢之處士有黃憲者人稱之為
顏子而言論行事無傳焉仲儀之姓名其尚與之同乎抑
亦慕之而將法之乎憲之德量渾融不可得而澄撓近乎
顏子犯而不較處衰世而不欲仕近乎顏子之舍之則歲
然顏子之所至非憲所及也憲質美而未聞道蓋所謂善
人歟其視顏子猶曾子子思之視孔子也吾不欲仲儀學
之也仲儀苟欲慕憲其學顏子乎學顏子而未及猶足以
為憲學憲而不得非惟不及顏子且并憲而失之先生謂
仲儀云若欲其法古人之善也余重之以仲顏云者欲其
師顏子也思前之所字以博取乎聖賢之道思後之所字

以而取中於顏子焉此先生余言也好古而不知所歸苟
師乎憲而自畫非所謂仲儀仲顏也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本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眩惑
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此其識趣
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祿之以天下而繫馬于駟
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伊尹不屑一顧視焉彼
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卓乎高出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浼
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
若古之豪傑立德宏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為富貴

所休也使其心有以自樂而不為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
事乎予少行天下求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返
乎鄉見龔君彥佐其言確然其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
肯少屈於人心固竒之及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佐為
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翁翁以趨勢不瑣瑣以
殉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所為予官翰林
與彥佐居相鄰而班相逋宜可以往來而彥佐非有故不
至公事之暇閉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為本人不知其
受下大夫之祿也於乎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
彥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
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為樂人人能言之若夫彥佐之志
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為
鄉邦道之也

送盧尚毅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
子尚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
從其游者滿堂尚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
識而竒焉後數年選為縣博士弟子員予宦學蜀秦間繼
而聞其以才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為幕官
去年天下大比尚毅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群士大

會于禮部尚毅預亞榜得為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為請
嗟乎自予識尚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
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為者見古人所為少不
愜意輒扶藪捩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
日默默省已所遺闕惟恐所為或愧于天府仰班行中上
不能致土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
休于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為尚毅贈哉况尚毅自童
稚時已為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為文皆不在人後以是
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為告雖然古
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為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
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
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尚毅之父以
孝友聞而尚毅質重不華其為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
俾他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尚毅也夫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曷治嘉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
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
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
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
天子以王所舉為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攜李朱君仲湯

為伴讀將行弟孝廉時為中書令人請于朝之大夫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兼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推寵之隆古莫與倫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為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為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貴學學不能無待

於人而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朱君以講讀為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由義則安蹈利則危敬慎則獲福恣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則光榮與愚者同事則汙辱必懇懇為王陳之使王享有令名朱君亦預有其美不然徒以祿位為身計而王國之得失不介于中豈聖明設官之意哉抑豈舍人愛兄之所愿哉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竊聞朱君言王好學有文章其於忠孝蓋出於天性審如是能賦之士可以為聖朝賀矣

送盧邦鎮訓導之鎮江序

帛非不潔也涅之則緇石非不堅也焚之則燼惟良金真

玉雖漸以汙泥燔以烈焰色不改而質不變是豈凡物之所能及哉習俗之入人也甚於水火自非特立之士鮮有不為所移故居繁麗之區者或失之誇詐隣貶驚之地者或流於貪鄙處非其所則動作言語嗜好心志倏然與之俱化其能自守有常而不淪溺於習俗者邈乎其不多得也臨海盧碧邦鎮生而居廛市貿遷趨競之風儼巧桃薄之事日經其耳目而其質端凝靜敏不少為之變獨嗜為學治春秋能明褒貶與奪之說用以取鄉薦至京師不為主司所喜廷論才之俾為鎮江訓導且鎮江京師輔郡其俗強勁果敢樂善而從義於邦鎮之為人必有合也然人之不化於習俗也固難而能化流俗之人為尤難訓導之職豈特操鉛槧課誦讀教數士子為文詞而已乎蓋將推所以化人使之明禮義習遜讓相帥為淳厚之俗也予聞鎮江守薛君善治民而有志於教邦鎮至以予言告之其必有所取也夫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乃於今而有過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為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

選權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而未
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為榮而
不貪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為常而耻言貨財上
而朝 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瑕眚以自歸於善可
謂盛矣上猶以為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為採訪使
以觀風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由是天下忻
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
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
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 天子以為可
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

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即授
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而樂聖朝賢
才之衆也為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為屬昔周之中興也宣
王善於脩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入歌之韓奕烝民崧高
諸篇皆餞行之辭也而烝民特為仲山甫祖齊而作其掄
揚德業為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
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祖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
知詩所述作純疑當如尹吉甫之壯麗溫厚與典訓並傳
否雖然世有 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既盛不患無歌頌
之者今 上聖明不愧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

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異耶詠歌之士必有敷揚焜燿以照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為思勉賦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為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期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脩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為世所貴重

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放臯精竒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為貴乎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揚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為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為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為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為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為文詞其言嚴勵峻切警薄矯邪徃徃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

陽戴公原禮請叙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
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
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
亦頽然無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脩為善事之必
可勉者也脩德而異其傳世立言而異其行遠此雖聖賢
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
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為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
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于天下
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沒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
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為人卓卓可稱如此
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于後世乎

奉

教送宣尉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大明能慎德撫民付畀萬方禹益之所紀漢唐
之所治弥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尉使臣楊鏗當中夏
甫定即末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教兵民供徭輸
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稱其能洪武二十七
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于天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
等朕既辭有教曰鏗甚忠知臣職長史宜合儒臣賦
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言曰地無遠迹人無中外惟
克履道斯為賢能求受福祿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

禍淫實命之常環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而播之楊氏獨繇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臣順而受福于夫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視臣鏗之賢為何如是宜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楊氏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宣 聖朝及 賢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怠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殆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別號庸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為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彼搖奪於利欲漸漬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冥而居瞽而蹈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以富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遷天之全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析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啓之而戕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時為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

相望解氏為郡大族異時嘗有聞於天下原振先生少為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所傳既而若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溫然為君子江湘之間多知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發幣徵校士子之文 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蒙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原振坦夷愿諒言不致飾而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遷 王甚嘉獎及其告歸特賜以詩而以朴直稱之復教群臣咸賦詩以送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原振者雖不多見然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溺於俗求如原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

三之詩而不能自已於言既以明原振之學過世之人抑以見 賢王以道取人非 盛德不能也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為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遠乎道不必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丘明而舉周任南人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于古哉時之相去也不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李之士嘗輯為自警編 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蘊焉為寬仁之德施焉為清淨之

政充之為精博之學發之為雄厚之文既已無愧於宋之
大儒矣而心猶歎然若有慕焉而尚以未能化今之士皆
若宋之君子為憾於是編布是書于天下將與人人共之
夫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為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
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神觀
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考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之賢否可
得而見矣 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代必於宋乎
始然則是書之傳於 聖化將有助焉豈特多士之幸也
哉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
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為書十卷九
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
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
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
縱觀史策攷論臧否以為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
臣序之將重鐫而傳于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
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
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
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

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
而不可解範防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為之益
高江若為之涘深閔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
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
為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槩可見於此書矣
恭惟 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
慎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群臣知耻不殺而萬民畏威
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為鑑抑書之意亦何
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 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
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
孫黎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 殿下之心以保
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 命而
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為貴後
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
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
以事功成敗為賢否是以往徃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
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儉人卑陋菟瑣
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出虺螫自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偽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為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螣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為事至穢其為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藐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為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

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誅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七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為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 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為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彛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 王之信古

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為一國計也其為天下計也夫非為一時計也其為萬世計也夫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舒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曹胤之貴天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不愆其序天之化工寧有不成者乎傳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說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求命之由在是也夫以子姓宗族之衆仁厚之德皆若麟然

至和之所薰蒸大順之所霑洽所以導迎天命於冥冥之中而固國家之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內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恕寬和出於天性体道稽古日新于學群臣有過未嘗有忿疾之容有所不及專為掩覆耻形于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脩事舉仁聞震于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強斷為能者深以為非而於寬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于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為鞭以喻意然亦未嘗用也嗚呼其可謂盛德也

已矣會臣承 召來朝特以頒示縉紳聚觀欣喜嘆嗟咸
為歌詩以頌之蓋刑罰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而善
用法者鞭朴之威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肌肉潰肢體
而民無所懲文饒始為郡守能以德為政用薄罰以示辱
猶為福祿所綏史策所嘉况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
萬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之
百世師之廉耻之俗興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悅而子孫
黎民受其賜于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周南麟趾之類
也夫其亦可為 皇明比隆成周之徵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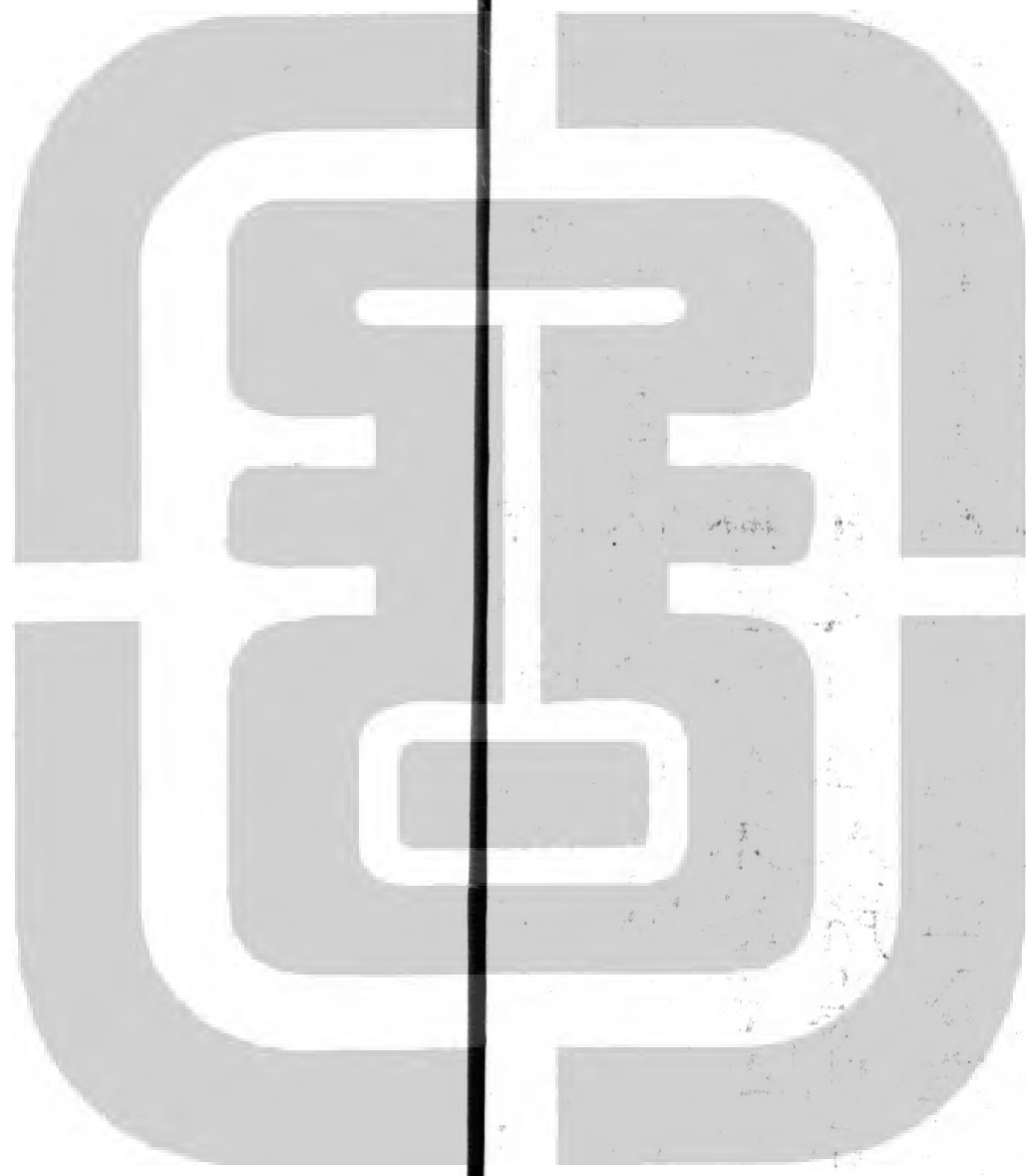
范氏族譜序

為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為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為名人
之子孫難也為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為大賢之子孫尤難
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
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
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
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
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
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為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
莫難乎為聖賢之後也美才薦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
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

難乎其為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
高節為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溥夫以直道正學為元祐名
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為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
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畝牒
散七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為
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子遊因以序為厲古之
貴乎脩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夸于人也蓋將使
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
自立云尔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
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

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當其敵雖
必欲擯廢竄極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燄銷滅
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
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為之子孫
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為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
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
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為小
人而不思為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
善戒小人之惡則為君子也可異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
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

煥鄉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
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者其將在是乎



遂剖為三至於元而又極聖人奉天明命汎掃萬方弥天
際海罔不臣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
雖前聖之粒蒸民脩人紀者莫之能先也 天道報施用
錫萬年之祚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
與 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 聖心所屬雖非恒人之
所及知然豈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為士者幸生乎今其必
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以輔
安 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為邦家之基斯善矣
苟不能然而謂科舉之學為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姑食
焉而怠其事吾恐有愧於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

哉

閱耕軒詩序

宋末文弊而俗媮吳越在宋為畿甸土沃利饒厚資之家
雍容高貴以大夫士自處本屑視小人耕稼之業有元八
九十年間濡溺晏寧益恣以嬉由是閭閻隴畝之齊民蓋
有不知耕耘之時種稂之種鋤耨之器者矣而况仕有祿
位于朝之君子乎事極而還繼以大亂既而真主出而
理萬方除鋤悍驕培植愿良重禁遊手末作嚴市籍之法
驅之於農海內之俗為之丕變為民者以不務農為羞為
士者以不習耒耜為怯土愜人庶之邦幾無曠地而秦蜀

為集卷之十七

序

京闈小錄後序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奧
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
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
其他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
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為獨出於文王之時
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
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

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群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為未也，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當試，大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閱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為今歲士盛於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於是縉紳相賀以為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將錄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降，夷狄橫中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契丹宇內，不完中葉之境，女婦擁子皆能操耒耜，沾塗泥躬勞苦而不怨向之吳越，驕惰之氣銷而以大治田奉租稅，相勸勉則夫俗之美惡豈不係乎上之所化哉！華亭陳仕傑甫故為士族，其子景祺以美才主事于春官，榮顯矣。士傑甫春秋將高為老成人，固宜享珍腴之養，安車以適體，采色以娛目，琴瑟以樂耳，乃獨不忘稼穡之事，當耕耘時扶杖出郊野，勞徠慰問與臺笠草衣之氓相，爾汝因扁其休憇之所曰閱耕軒。景祺所交友多名人，聞其事往往企慕，咨嗟形於詠歌，而屬予以序。夫士傑甫休於家燕處一室，若無預於天下也，而縉紳之流動容拊手為之賦詠，如見所可異者，豈

真以隱居為足樂哉蓋以聖天子神化鼓舞之妙旁達四表變澆淳為淳厚而三吳之地有若士傑甫者以糶食之貴而知所本如此觀于一人而千萬人可得而知觀于一家而數百郡可以想見是則其關於天下也夫豈微哉昔者孔子刪詩於三千篇而取其十一其所去者蓋衆矣而雅頌豳風之什言農事者斑斑焉使人誦之而思其時見其惠下忠上之情養老慈幼之義先時預備之思敏事竭力之狀如與之同閭而居共井而食也而周之先王政教之善因此而推察乎畢具蓋可見聖人重農之意而詩之有關於世者大矣 國朝方隆成周之治當世之士必有作為雅頌以繼周之文者使復有孔子出而刪之安知異詩不足配大田良耜之篇以播 聖澤于無窮乎

贈四明邵真齋序

今年春余患痰瘧踰百日不止肌體瘠憊形容纍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為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為瘡久為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真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瘧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既而兼旬而瘧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德君各為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

東海上甚著於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為言也然余獨
有感焉自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
也當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為夸言以自高每
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為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
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於紛紜之
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
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某策則速成而勞用某策則淹
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而不為群議所奪如羲和
推筴以考日月之度造父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迹扁
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無毫髮之不合斯須之

不讎苟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
余庶幾近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譬
諸醫以為賈生善知脉而不善為方董生善為方而未嘗
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
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為治之纖悉
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邵君
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秘之而未肯發乎於此誠有
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弟賓客而已也余願於君
乎聞之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為圖以書言於予曰吾之先本丁氏世為越之新昌人所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曾大父也不幸少孤母夫人來歸寧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氏因而子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由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孤童適異邑而不知其所做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矣賴天之惠先祖之靈迨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予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民驚喜出其譜藉余言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歸率昆弟子姓祇告祖考易神主為丁氏祀禮所得

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育吾先為恩甚大吾亦不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子尚為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茲毋重至於忽忘也余受書視焉為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焉尚存然而自秦漢降或更於俗主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禾黍稊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為弗變也哉當其初亂之時苟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而不革冒焉而不去及其歲久地遠而益訛雖有欲

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為難
言也今也丁氏之為陳幸而地之相接為甚近世之相遠
為未遠先生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
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斯外也命於人者也
所由異於物者性也斯內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
不失其為人內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
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
先尚父也尚父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
者從欲勝義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尚
無忽忘也哉

送樓君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玉之國多磻好鳳之國多鷗名之所在偽之所趨也然
良工不以多磻而訾玉君子不以多鷗而嘲鳳務識其真
而已玉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尚儒四方之儒名者駢錯
闕下誦先王之道立雋功於當世者不為少矣其中真名
而偽行者亦豈無之哉或者見其然謂儒為不足用殆未
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皆儒也耶疑斯說者曷不於樓君
士連觀之樓君金華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道有年矣
其文詞行術粹然不污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
選主宣寧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其

及民者蓋累見矣使稍崇其階久其職豈不足以成功名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患無真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儒者豈徒誦說浮文云尔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况其小者乎自夫道之不明邪說布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烏在其為儒道也以彼為世守之具則謂儒為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固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云耳非世所緩急也由是聖人之大經墜地雖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夕可理固有志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慎勿為昏為鷗以累玉與鳳哉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為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辨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為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

隱而章麗而不浮沉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餘年則好為詩以儻偶為工富艷為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墳篋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為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慙抑塞而不敢與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觀

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亦安敢以為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簡之橐屨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婁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掣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予序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

為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脩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常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為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為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

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于天天錫佑之後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于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辨志二錄已大行于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

規範之類亦班班為人所稱誦 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與
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
為 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為治則成周不
難侔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
傳示好學者有 教命臣為序昔漢河間王脩學好古從
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
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 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
也歟為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
以前人之言化之為易入也繇宋迄今百餘載之迄今之
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

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
變澆為淳改薄為厚以誠意正心為學以忠厚敦篤為行
以敬恭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後哲之出
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
不敏敢以是為多士告書凡若干卷秦川張鉉時可編次
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
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為未足而復
宣之以言入之以聲言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

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焉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為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說者且不解其意况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旨微而理密人不為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恒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拊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為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予於浦陽王氏得士大夫

所為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為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嘗盡亡也王氏累數世千指合食不以親踈少異其行信有是稱者詩之所言雖辭有不同者而其旨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然有閔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治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為善而怯於為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濡滌其耳目昭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幸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果於史官而用諸邦

國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為一時之觀美後世之所法者也

養素齋詩彙序

養素齋彙若干卷金華俞君大有所著詩也於乎詩之道難言矣三百篇至矣勿容論矣漢魏以後體變道衰然作者各以詩名家詩始盛矣然其詳亦宜勿論也後乎此者莫盛乎唐傳者以千計余嘗聚觀之大抵尺瑜而寸瑕十珠而七類求其卓乎皆出於正而無疵者蓋浩然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以下十餘家而已夫以三百年之久作者豈止於斯哉蓋其傳與不傳有幸不幸焉耳其傳者必其

勢位之崇交友之富得賢者為之引譽倘或晦迹丘壑沉身閭里縱有殊常之才傑出之製無或為之先揚而磨滅者蓋衆矣有志藝文者孰不拊髀而不平此古今一轍者也今俞君之詩優柔而平易敦厚而弗迫其達情也婉以直其酌理也肆以正假編諸作者之籍豈無足傳者乎而俞君方栖栖焉丘壑之中恤恤焉與貧困為徒雖可以傳誰從而傳之此予旣以嘆詩之難能而又慨夫時之難遇也雖然君子脩其在我者不預交乎其外也以俞君之材美繼之以不息其有不終傳者乎若余者猥陋之辭蒙恥而加之篇首固不足為斯文重輕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况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隳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效况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未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為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貴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予得其人謹書之于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思之蓋恍然悲而惕然懼矣匪惟一鄉一姓者為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為然一國之中其始從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千里可合為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爭奪哉是法也先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也久矣親親之道息而風俗寢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况郡國乎郡國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尔尚古之士間能為之則又往往循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

世或旁援貴顯之人加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烏傷樓希仁蓋知此矣樓在晉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祖以下書之凡生仕卒葬之詳苟有聞者無不備載闕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寧有種在人之自脩耳希仁第訓誘其族人自脩而為善苟為善後世不患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希仁之為而慊乎志故序其末簡抑豈無所感也夫抑亦有所感也夫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由進士高第為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為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盞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絲亘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子之為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也芟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而尊教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

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為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為之尚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為之乎然則天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子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默諸然余日侍軒陛間覩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慎也子其慎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規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為詩以美之而俾為書其詞以為序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為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畧之任也按於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郡邑不使其有逆情拂意之歎故仕者內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地之所宜心之所願必置諸數千里之外以為不若是則恐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不能絕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徇私恩以違道况其州里之人乎不慎擇於未

用之先而曲為之禁是以士有去鄉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之益如是者蓋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除革毀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為宜然耶余於張君文思不能無所感也張君世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而君猶為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而歸則法有不可每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為圖其鄉間景物之槩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發為詠歌以寫其憂思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壓於法而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事也而張君今

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蓋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也身之不遠不若名譽不亡之美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世名聲不昭於後以為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能不卑其官敬慎其身俾職益脩吾之位隨以大人稱其事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嘗有顯人而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望雲圖序

河南張君文思官徒其南二親者矣久而不獲見取法文

惠公事為望雲之圖以寓其思人子行役而思其親觸乎
目則感于心豈特見白雲為然哉於山川之似吾鄉也則
思吾親之所在焉於室廬之類吾居也則思吾親之所息
焉遇班白者於道側憫然而悲若見吾親焉聞姓名之同
聲音之類年壽之相若皆吾思之所存而不特此也嘉辰
令節焉則思相寒甚暑焉則思車馬焉則思不得御吾親
以遊美衣珍珠接於四體則思不得進於吾親以為養鳥
獸之 飛行群居族處則歎吾之弗若也草木之花實風
雨晦明景物之變苟有見者莫不發吾念親之情而奚獨
於雲而後思哉吾意張君之思者衆矣然而皆無益也張

君盡為有益之思乎吾身非吾之所有也吾親之所生也
非特自乎吾親千載之上百世之祖之所託也而可不深
思乎出言則思恐其悖於理舉措則思不使違乎義居官
則思盡其職交友則思盡其誠事無鉅細難易必審思而
後為其居也若親臨之其遊也若親視之其為思也如此
則能慎其身以保其名不惟不辱乎親而亦可以為子矣
古之君子行役而思親者豈特文惠公哉思其大者以為
道德功業而有益乎天下故其事傳乎後世而不亡張君
之取乎是苟能考文惠公之平生思其大節而慕效之則
為善思其親矣不然世之以望雲自言而不知致思者皆

是也豈張君所宜效乎

卷之八

七

